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七十二回 廣成子三謁碧游宮

詩曰：三叩玄關禮大仙，貝宮珠闕自天然；翔鸞對舞瑤階下，馴鹿呦遊碧檻前。無限干戈從此肇，若多誅戮自今先。周家旺氣承新命，又有西方正覺緣。

話說龍吉公主被火靈聖母一劍砍傷胸膛，大叫一聲，撥轉馬望西北逃走。火靈聖母追趕有六七里方回。這一陣洪錦折兵一萬有餘。胡升大喜，迎接火靈聖母進關。只見龍吉公主乃蕊宮仙子，今墮凡塵，也不免遭此一劍之厄。夫妻帶傷而逃，至六七里，方纔收集敗殘人馬，立住營寨。忙取丹藥敷搽，一時即愈。忙作文書申姜元帥求援兵。

且說差官非一日至子牙大營。子牙正坐，忽報：「洪錦遣官，轅門等令。」子牙命：「令來。」差官進營叩頭，呈上文書。子牙展開，書曰：

「奉命東征佳夢關副將洪錦頓首百拜，奉書謹啟大元戎麾下：末將以樗櫟之才，謬叨重任，日夜祇懼，恐有不克負荷，有傷元帥之明。自分兵抵關之日，屢獲全勝，因獲逆命守關裨將胡雷，擅用妖術，被末將妻用法斬之。豈意彼師火靈聖母欲圖報仇，自恃道術。末將初會戰時，不知深淺，誤中他火龍兵衝來，勢不可解，大折一陣。乞元帥速發援兵，以解倒懸。非比尋常可以緩視之也。謹此上書，不勝翹望之至！」話說子牙看罷大驚：「這事非我自去不可！」隨吩咐李靖：「暫署大營事務，候我親去走一遭。爾等不可違吾節制，亦不可與汜水關會兵；緊守營寨，毋得妄動，以挫軍威。違者定按軍法！等我回來，再取此關。」李靖領令。

子牙隨帶韋護、哪吒，調三千人馬，離了汜水關，一路上滾滾征塵，重重殺氣。非止一日，來到佳夢關安營，不見洪錦的行營。子牙陞帳坐下。半晌，洪錦打聽子牙兵來，夫妻方移營至轅門聽令。子牙把洪錦令人中軍。夫妻上帳請罪，備言失機折軍之事。子牙曰：「身為大將，受命遠征，須當見機而作，如何造次進兵，致有此一場大敗！」洪錦啟曰：「起先俱得全功，不意一道姑名曰火靈聖母，有一塊金霞，方圓有餘丈罩住他；末將看他不見，他反看得見我。又有三千火龍兵，似一座火焰山一擁而來，勢不可當；軍士見者先走，故此失機。」子牙聽罷，心下甚是疑惑：「此又是左道之術。」正思量破敵之計。

且說火靈聖母在關內連日打探洪錦不見抵關。只見這一日報馬報入城來，報：「姜子牙親提兵至此。」火靈聖母曰：「今日姜尚自來，也不負我下山一場。我必親會他，方纔甘心。」別了胡升，忙上金眼駝，暗帶火龍兵出關，至大營前，坐名要子牙答話。報馬報入中軍：「稟元帥：火靈聖母坐名請元帥答話。」子牙便帶了眾將佐，點砲出營。火靈聖母大呼曰：「來者可是姜子牙麼？」子牙答曰：「道友，不才便是。道友，你既在道門，便知天命。今紂惡貫盈，天下共怒，天下諸侯，大會孟津，觀政於商，你何得助紂為虐，逆天行事，獨不思得罪於天耶！況吾非一己之私，奉玉虛符命，以恭行天之罰，道友又何必逆天強為之哉。不若聽吾之言，倒戈納降，吾亦體上天好生之仁，決不肯廢爛其民也。」火靈聖母笑曰：「你不過仗那一番惑世誣民之談，愚昧下民。料你不過一釣叟，貪功納利，鼓弄愚民，以為己功，怎敢言應天順人之舉。且你有多大道行，自恃其能哉！」催開金眼駝，仗劍來取。子牙手中劍火速忙迎。左有哪吒，登開風火輪，使開火尖鎗，劈胸就刺；韋護持降魔杵，掉步飛騰；三人戰住聖母。正是：

大蟒逞威噴紫霧，蛟龍奮勇吐光輝。

火靈聖母那裏經得起三人惡戰，鎗杵環攻，抽身回走，用劍挑開淡黃袱，金霞冠放出金光，約有餘丈遠近。子牙看不見火靈聖母，聖母提劍把子牙前胸一劍。子牙又無鎧甲抵擋，竟砍開皮肉，血濺衣襟，撥轉四不相望西逃走。火靈聖母大呼曰：「姜子牙！今番難逃此厄也！」三千火龍兵一齊在火光中吶喊。只見大轅門金蛇亂攪，圍子內個個遭殃，火焰沖於霄漢，赤光燒盡旗幟；一會家副將不能顧主將。正是：刀砍屍體滿地，火燒人鼻難聞。

且言火靈聖母趕子牙，又趕至無躲無閃之處，前走的一似猛弩離弦；後趕的好似飛雲掣電。子牙一來年紀高大，劍傷又疼，被火靈聖母把金眼駝趕到至緊至急之處，不得相離。子牙正在危迫之間，又被火靈聖母取出一個混元鎚望子牙背上打來，正中子牙後心，翻筋斗，跌下四不相去了。火靈聖母下了金眼駝，來取子牙首級。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：

「一徑松竹籬扉，兩葉煙霞窗戶。三卷『黃庭』，四季花開處。新詩信手書，丹爐自己扶。垂綸菱浦，散步溪山處。坐向蒲團調動離龍虎。功夫，披塵遠世途，狂呼，嘯傲兔和烏。」

話說火靈聖母方去取子牙首級，只見廣成子作歌而至。火靈聖母認得是廣成子，大呼曰：「廣成子！你不該來！」廣成子曰：「吾奉玉虛符命，在此等你多時矣！」火靈聖母大怒，仗劍砍來。這一個輕移道步，那一個急轉麻鞋，劍來劍架，劍鋒斜刺一團花，劍去劍迎，腦後千團寒霧滾。火靈聖母把金霞冠現出金光來；他不知廣成子內穿著掃霞衣，將金霞冠的金光一掃全無。火靈聖母大怒曰：「敢破吾法寶，怎肯干休！」氣哼哼的仗劍來砍，惡恨恨的火焰飛騰，便來戰廣成子。廣成子是犯戒之仙，他如今還存甚麼念頭？忙取番天印祭在空中。正是：

聖母若逢番天印，道行千年付水流。

話說廣成子將番天印祭起在空中，落將下來，火靈聖母那裏躲得及，正中頂門，可憐打的腦漿迸出，——靈也往封神臺去了。廣成子收了番天印，將火靈聖母的金霞冠也收了，忙下山頭，澗中取了水，葫蘆中取了丹藥，扶起子牙，把頭放在膝上，把丹藥灌入子牙口中，下了二重樓。有一個時辰，子牙睜開二目，見廣成子，子牙曰：「若非道兄相救，姜尚必無再生之理。」廣成子曰：「吾奉師命，在此等候多時。你該有此厄。」把子牙扶上四不相，廣成子曰：「子牙前途保重！」子牙深謝廣成子：「難為道兄救吾殘喘，銘刻難忘！」廣成子曰：「我如今去碧游宮繳金霞冠去。」

子牙別了廣成子，回佳夢關來。正行之際，忽然一陣風來，甚是利害，只見摧林拔樹，攪海翻江。子牙曰：「好怪！此風如同虎至一般！」話未了時，果然見申公豹跨虎而來。子牙曰：「狹路相逢這惡人，如何是好！也罷，我躲了他罷。」子牙把四不相一兜，欲隱於茂林之中，不意申公豹先看見了子牙，申公豹大呼曰：「姜子牙！你不必躲，我已看見你了！」子牙只得強打精神，上前稽首，子牙曰：「賢弟那裏來？」申公豹笑曰：「特來會你。姜子牙，你今日也還同南極仙翁在一處不好，如今一般也有單一個撞著我！料你今日不能脫吾之手！」子牙曰：「兄弟，我與你無仇，你何事這等惱我？」申公豹曰：「你不記得在崑崙，你倚南極仙翁之勢，全無好眼相看。先叫你，你只是不保；後又同南極仙翁辱我，又叫白鶴童兒銜我的頭去，指望害我。這是殺人冤仇，還說沒有！你今日金臺拜將，要伐罪弔民，只怕你不能兵進五關，先當死於此地也！」把寶劍照子牙砍來。子牙手中劍架住，曰：「兄弟，你真乃薄惡之人。我與你同一師尊門下，抵足四十年，何無一點情意！及至我上崑崙，你将幻術愚我，那時南極仙翁叫白鶴童兒難你，是我再三解釋，你倒不思量報本，反以為仇，你真是無情無義之人也。」申公豹大怒：「你二人商議害我，今又巧語花言，希圖饒你。……」說未了，又是一劍。子牙大怒：「申公豹！吾讓你，非是怕你，恐後人言我姜子牙不存仁義，也與你一般。你如何欺我太甚！」將手中劍來戰申公豹。大抵子牙傷痕纔愈，如何敵得過申公豹。只見子牙前心牽扯，後心疼痛，撥轉四不相，望東就走。申公豹虎踏風雲，趕來甚緊。正是子牙：

方纔脫卻天羅難，又撞冤家地網來。

話說申公豹趕上子牙，打一開天珠來，正中子牙後心。子牙坐不住四不相，滾下鞍轡。申公豹方下虎來欲害子牙，不防山坡下坐著夾龍山飛龍洞懼留孫道人，——他也是奉玉虛之命在此等候申公豹的，——乃大呼曰：「申公豹少得無禮！我在此！我在此！」連叫兩聲。申公豹回頭看見懼留孫，吃了一驚。他知道懼留孫利害，自思：「不好！」便欲抽身上虎而走。懼留孫笑曰：「不要

走！」手中急祭網仙繩，將申公豹網了。懼留孫吩咐黃巾力士曰：「與我拿至麒麟崖去，等吾來發落。」黃巾力士領法旨去訖。

且說懼留孫下山，挽扶子牙，靠石倚松，少坐片時；又取粒丹藥服之，方纔復舊。子牙曰：「多感道兄救我！傷痕未好，又打了一珠，也是吾七死三災之厄耳。」子牙辭了懼留孫，上了四不相，回佳夢關。不表。

且說懼留孫縱金光法往玉虛宮來，行至麒麟崖，見黃巾力士等候。懼留孫行至宮門前，少時，見一對提旛，一對提爐，兩行羽扇分開。怎見得元始天尊出玉虛宮光景，有詩為證：

鴻蒙初判有聲名，煉得先天聚五行。頂上三花朝北闕，胸中五氣透南溟。群仙隊裏稱元始，玄妙門庭話未生。漫道香花隨輦轂，滄桑萬劫壽同庚。

話說懼留孫見掌教師尊出玉虛宮來，俯伏道傍，口稱：「老師萬壽！」元始天尊曰：「好了！你們也撥開雲霧，不久返本還元。」懼留孫曰：「奉老師法旨，將申公豹拿至麒麟崖，聽候發落。」元始聽說，來至麒麟崖，見申公豹捉在那裏。元始曰：「業障！姜尚與你何仇，你邀三山五岳人去伐西岐？今天數皆完，你還在中途害他，若不是我預為之計，幾乎被你害了。如今封神一切事體要他與我代理，應合佐周；你如今只要害他，使武王不能前進。」命黃巾力士：「揭起麒麟崖，將這業障壓在此間，待姜尚封過神再放他！」一看官：元始天尊豈不知道要此人收聚「封神榜」上三百六十五位正神，故假此難他，恐他又起波瀾耳。黃巾力士來拿申公豹要壓在崖下。申公豹口稱：「冤枉！」元始曰：「你明明的要害姜尚，何言冤枉？也罷，我如今把你壓了，你說我偏向姜尚；你如再阻姜尚，你發一個誓來。」申公豹發一個誓願，只當口頭言語，不知出口有願。公豹曰：「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當姜尚，弟子將身子塞了北海眼！」元始曰：「是了。放他去罷。」申公豹脫了此厄而去，懼留孫也拜辭去了。

且說廣成子打死了火靈聖母，逕往碧遊宮來。這個原是截教教主所居之地。廣成子來至宮前。好所在！怎見得，有賦為證：

煙霞凝瑞靄，日月吐祥光。老柏青青與山嵐，似秋水長天一色；野卉緋緋回朝霞，如碧桃丹杏齊芳。彩色盤旋。盡是道德光華飛紫霧；香煙縹緲，皆從先天無極吐清芬。仙桃仙果，顆顆恍若金丹；綠楊綠柳，條條渾如玉線。時聞黃鶴鳴皋，每見青鸞翔舞。紅塵絕跡，無非是仙子仙童來往；玉戶常關，不許那凡夫俗女閑窺。正是：無上至尊行樂地，其中妙境少人知。

話說廣成子來至碧遊宮外，站立多時。裏邊開講「道德玉文」。少時，有一童子出來。廣成子曰：「那童子，煩你通報一聲，宮外有廣成子求見老爺。」童兒進宮，至九龍沉香筆下稟曰：「啟老爺：外有廣成子至宮外，不敢擅入，請法旨定奪。」通天教主曰：「著他進來。」廣成子至裏邊，倒身下拜：「弟子願師叔萬壽無疆！」通天教主曰：「廣成子，你今日至此，有何事見我？」廣成子將金霞冠奉上：「弟子啟師叔：今有姜尚東征，兵至佳夢關，此是武王應天順人，弔民伐罪，紂惡貫盈，理當剿滅。不意師叔教下門人火靈聖母仗此金霞冠，前來阻逆大兵，擅行殺害生靈，糜爛士卒；頭一陣劍傷洪錦併龍吉公主；第二陣又傷姜尚，幾乎喪命。弟子奉師尊之命，下山再三勸慰。彼仍恃寶行兇，欲傷弟子。弟子不得已，用了番天印，不意打中頂門，以絕生命。弟子特將金霞冠繳上碧遊宮，請師叔法旨。」通天教主曰：「吾三教共議封神，其中有忠臣義士上榜者；有不肖仙道而成神道者；各有深淺厚薄，彼此緣分，故神有尊卑，死有先後。吾教下也有許多。此是天數，非同小可，況有彌封，只至死後方知端的。廣成子，你與姜尚說，他有打神鞭，如有我教下門人阻他者，任憑他打。前日我有諭貼在宮外，諸弟子各宜緊守，他若不聽教訓的，是自取咎，與姜尚無干。廣成子去罷！」廣成子出了碧遊宮，正行，只見諸大弟子在傍聽見掌教師尊吩咐「凡吾教下弟子不遵訓誨，任憑他打」，眾弟子心下甚是不服，俱在宮外等他。傍邊有最不忿的是金靈聖母、當時聖母，對眾言曰：「火靈聖母是多寶道人門下，廣成子打死了他，就是打我等一樣。他還來繳金霞冠，明明是欺讎吾教！我等師尊又不察其事，反吩咐任他打，是明明欺吾等無人物也！」此時惱了龜靈聖母，大呼曰：「豈有此理！他打死火靈聖母，還來繳金霞冠！待吾去拿了廣成子，以洩吾等之恨！」龜靈聖母仗劍砍來，大呼：「廣成子不要走！我來了！」廣成子站住，見他來的勢局不同，廣成子陪笑迎來，問曰：「道兄有何吩咐？」龜靈聖母曰：「你把吾教門人打死，還到此處來賣精神，分明是欺讎吾教，顯你等豪強，情殊可恨！不要走！我與火靈聖母報仇！」仗劍砍來。廣成子將手中劍架住，言曰：「道友差矣！你的師尊共立『封神榜』，豈是我等欺他，是他自取。也是天數該然，與我何咎！道友言替他報仇，真是不諳事體！」龜靈聖母大怒曰：「還敢以言語支吾！」不由分說，又是一劍。廣成子正色言曰：「我以禮諭你，你還是如此，終不然我怕你不成？縱是我師長，也只好讓你兩劍。」龜靈聖母又是一劍。廣成子大怒，面皮通紅，仗寶劍相還。兩家未及數合，廣成子祭番天印打來。龜靈聖母見此印打下來，招架不住，忙現原身，乃是個大烏龜。——昔蒼頡造字而有龜文羽翼之形，就是那時節得道的；修成人形，原是一個母烏龜，故此稱為「聖母」。——彼時金靈聖母、多寶道人見龜靈聖母現了原身，各人面上俱覺慚愧之極，甚是追悔。只見虯首仙、烏雲仙、金光仙、金牙仙大呼：「廣成子，你欺吾教，不是這等！」數人發怒，一齊仗劍趕來。廣成子自思：吾在他家裏，身入重地；自古道『單絲不成線』，反為不美。」廣成子又見他們重重圍來：「不若還奔碧遊宮，見他師尊，自然解釋。乃不等通報，逕自投臺下來。通天教主曰：「廣成子，你又來有甚話說？」廣成子跪而啟曰：「師叔吩咐，弟子領命下山。不知師叔門人龜靈聖母同許多門人來為火靈聖母復仇。弟子無門可入，特來見師叔金容，求為開釋！」通天教主命水火童子：「把龜靈聖母叫來！」少時，龜靈聖母至法臺下行禮，口稱：「弟子在。」通天教主曰：「你為何去趕廣成子？」龜靈聖母曰：「廣成子將吾教下門人打死，反上宮來獻金霞冠，分明是欺讎吾教！」通天教主曰：「吾為掌教之主，反不如你等？此是你不守諭言，自取其禍，大抵俱是天數，我豈不知？廣成子把金霞冠繳來，正是遵吾法旨，不敢擅用吾寶。爾等仍是狼心野性，不守我清規，大是可惡！將龜靈聖母革出宮外，不許入宮聽講！」遂將龜靈聖母革出。兩傍惱了許多弟子，私相怨曰：「今為廣成子，反把自家門弟子輕辱，師尊如何這樣偏心？」大家俱是不忿，盡出門來。只見通天教主吩咐廣成子：「你快去罷！」廣成子拜謝了教主，方纔出了碧遊宮，只見後面一起截教門人趕來，只叫：「拿住了廣成子以洩吾眾人之恨！」廣成子聽得著慌：「這一番來得不善！欲逕往前行，不好；欲與他抵敵，寡不敵眾；不若還進碧遊宮，纔免得此厄。」看官：廣成子你原不該來！這正應了「三謁碧遊宮」。正是：

沿潭撒下釣和線，從今鉤出是非來。

話說廣成子這一番慌慌張張跑至碧遊宮臺下，來見通天教主，不知吉凶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